

CHI LE CHUAN CONG SHU



马明奎 著



马明春 著

歸

马明奎 著
作家出版社

序

扎拉嘎胡

敕勒川，是与古老而悠远的北周民歌《敕勒歌》一同著称于世界的。北齐的高欢被周军打败后，让敕勒族人斛律金唱《敕勒歌》来鼓励士气。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歌词深切地表达了北方草原的凝重，苍茫辽阔、神秘奇异、气象雄浑的天然景观。

北方的草原，是令人神往的宝地，难忘的“天堂”。从古到今多有这方面的传闻。史载，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因对主人的赏罚不公而一怒之下远离了草原，但到外地后却又思念起大草原，最后双双又回到了故地大草原。近读英国著名作家韩素音所著《奇异的蒙古马》，一匹取名大基的蒙古马，被选送多到英国自然保护区安家落户，并配以名称皮帕的马为情侣相伴。但大基还是思念家乡大草原。于是它偕皮帕逃出自然保护区奔向自己的家乡。途中历经千难万险，皮帕死去了。大基终于回到了内蒙古大草原。颇有古典名著《成吉思汗两匹骏马》的神韵。

神奇的敕勒川人，一代又一代地传唱着《敕勒歌》。他们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表达出对故土的无尽的爱。歌声弥漫天地，装点了山河；歌声滋润世人的心灵，开阔了清醒者的视野。美妙无比的阴山下，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千百年来，这里曾出现过众多仁人志士和圣贤人物。如今，百业兴旺之际，各行各业的先行者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在大草原上。

文苑也不乏活跃。披着一身敕勒川豪气的满都麦高举着《满都麦小说选》走过来了。这是一个已然老成却是新近脱颖的作家，深厚的蒙古史研究和卓越的艺术素养使他的作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蒙古文学。他的作品格调雅丽，气象雄浑，作为为数不多的蒙文创作家，他的语言显示了蒙古语文特有的艺术表现力和审美感染力。他的《三重祈祷》（中篇小说）最近由《中国作家》发表，已经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可以说，满都麦是大睁双眼，大有高攀之势。任致忠的《漩涡》独树一帜，是在捻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的基础上，对于中国社会百态的理性一瞥。他的《岸在海尽头》也最近出版，显示出理论思考的深刻。而蒙根高勒是全国知名的诗人，他的诗沉浑深挚，又漂亮潇洒，在蒙古民族文化的基调上，更多地反映了现代人的畅想和沉思。

值得提到的是马明奎的《归》，百二十万言的长篇，以沉浑舒卷的节奏反映了改革开放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的演进，显示了敕勒川下不窄的文化视野，成为草原文化的变奏和回响。石亚川的《日月水火》与王怀纲、潘树武、王玉水、姚建业、刘官喜、常永明、尹建莉等人的作品，在文学新星的群体中闪耀着各自的光芒。这是一支浩浩荡荡的乌兰察布盟文学大军。他们以其勤奋和智慧奉献出了富有草原情调的《敕勒川丛书》。愿“丛书”借《敕勒歌》的神威，像百灵鸟一样在大草原上猛展歌喉。

1996. 11. 6 呼和浩特

目 录

第 一 章	睡朦胧萧颖山遇旧 醉酩酊项得羽提亲	(1)
第 二 章	狠老爹仓皇嫁闺女 贤淑女哀婉离家园	(20)
第 三 章	金夏子山河感贫穷 项得羽大地叹人生	(35)
第 四 章	叹大男老父生闷气 贪小惠主席泼老皮	(55)
第 五 章	毁神器石男泻郁闷 赋新诗玉文叹知己	(70)
第 六 章	乔主席一番考荣辱 项大人再三强恩仇	(88)
第 七 章	两家门分男愁女怨 一颗心慰老苦少悲	(107)
第 八 章	痴情种屈己讨衷情 病孽子肆意铸冤孽	(122)
第 九 章	小子敏一击警世钟 老庆丰三探秀才石	(135)

第 十 章	面真圣老六述平生 罹祸乱新刚入病乡	(152)
第 十 一 章	拣钥匙玉文生大幻 迎喜神乡曲怀小愤	(169)
第 十 二 章	送钥匙玉文破情障 悲离索严军苦消磨	(187)
第 十 三 章	托孤女偈老双垂泪 感离索慈母九回肠	(208)
第 十 四 章	厌尘俗玉文觅佳境 听俚曲老六悲往事	(227)
第 十 五 章	大惊咋郭家遭离乱 小感悟玉文试精神	(249)
第 十 六 章	大发丧项家遭暗贼 小亮灯严军强欢颜	(272)
第 十 七 章	金夏子了断三家事 石烟壶愤烧一把火	(297)
第 十 八 章	幻旧事石母问苍天 感寂寞翠兰全妇道	(320)
第 十 九 章	严长庚撒手归真一 萧玉文入窠识群庸	(345)
第 二 十 章	大会餐诸先生扯淡 小夜曲独怨女诉悲	(362)
第 二 十 一 章	柳父惠岸然警后生 岳穷抵凜然进谗言	(382)

第二十二章	仓皇出动迎接检查 寂寞孤处渴求温热.....	(404)
第二十三章	李卫国悲诉家乡苦 柳父惠醉骂小市民.....	(425)
第二十四章	张韵琴忍痛吊旧家 严君子含悲见冤鬼.....	(442)
第二十五章	承大愿老六二进宫 感深恩小楠三落泪.....	(462)
第二十六章	触目惊心老六丧魂 伤怀无绪小楠失魂.....	(481)
第二十七章	两夫人合计场面事 一老粗揭穿幕后情.....	(503)
第二十八章	痛反思念回黄转绿 宣案情知指鹿为马.....	(523)
第二十九章	赴泉台高红字完节 回天津张叔卿了缘.....	(543)
第三十章	一恨心作敲骨吸髓 两无忌竟兴风成雨.....	(562)
第三十一章	萧玉文擅情转嗔恨 岳穷抵泄愤成悲叹.....	(580)
第三十二章	喝闷酒李卫国怀旧 送远客张武刚凄惨.....	(605)
第三十三章	触隐痛李美骂时尚 感风潮魏明说人心.....	(625)

第三十四章	平地风雷学生罢课 热锅蚂蚁诸公无措.....	(646)
第三十五章	闹哄哄罢课说纷纭 情切切幽会哭啾啾.....	(665)
第三十六章	哼哈二将撮合婚姻 官民两厢送别雅君.....	(686)
第三十七章	惊笋诗人大吟汪浪 欲闻拙作小动盛宴.....	(706)
第三十八章	眼前无心心同陌路 天涯留意意似痴人.....	(727)
第三十九章	李卫国卑鄙乞情书 冯超然放肆出狂言.....	(746)
第四十章	文心惴惴玉文拷心 酒气醺醺酒徒晦气.....	(763)
第四十一章	郁离子变成柳夫子 检查书写作决心书.....	(783)
第四十二章	嘻笑怒骂讨论报告 招摇撞骗乞求留城.....	(805)
第四十三章	大学者歪解古人意 小宴会浩叹士子悲.....	(828)
第四十四章	情仇两别冲出牢关 破镜重圆鸿飞天外.....	(850)
第四十五章	高山流水谬托知音 生离死别难寄孤情.....	(868)

第四十六章	雨夜听禅在在警心 暮晚回乡事事无明.....	(887)
第四十七章	洪水猛兽上苍滥欲 煎心煮肺严军吊兰.....	(909)
第四十八章	君子兰无处留芳踪 六月冰酷暑遭厄难.....	(931)
第四十九章	严君子了情播云雨 范云浩绝意断愚根.....	(954)
第五十章	君子兰意尽呈败迹 岭头云性至幻迷情.....	(977)
第五十一章	灵犀一点花枝春满 情缘三世天心月圆.....	(996)
第五十二章	闹哄哄好戏才登场 冷清清家门自寻思.....	(1013)
第五十三章	死君兰严军迷本性 归嫁女姚家倍伤情.....	(1034)
第五十四章	秋风叶落地归泥土 飘零客离家入尘寰.....	(1058)
第五十五章	死不扶方换新眼目 障渐深便觉空禅佛.....	(1082)
第五十六章	亲生母不敢访儿子 畸零人独默走世界.....	(1101)
第五十七章	金夏子演说新体制 张翠兰宣泄真婆心.....	(1123)

第五十八章	既果仙排揎两家事 韩玉熙考察一条龙	(1141)
第五十九章	官晋礼两番论人生 钟离江一举登高第	(1162)
第六十章	说大媒潘先生附势 要小挟钟离江要招	(1179)
第六十一章	大象过河直入泥港 小事齟齬甚是伤心	(1196)
第六十二章	项新刚携妻拜师尊 潘谟籀变调弹新曲	(1215)
第六十三章	书香门掀翻生意案 厅长家结成儿女亲	(1236)
第六十四章	悟终极新刚触余痛 感真美超然赋新诗	(1253)
第六十五章	评先进诸君子明斗 猎美色孤独夫暗恨	(1277)
第六十六章	故人情情深吊故人 闲话题题浅非闲话	(1297)
第六十七章	虚惊咋张翠兰测子 活见鬼郭老六生病	(1314)
第六十八章	平风潮韩玉熙施威 拜父母陈小楠招魂	(1334)
第六十九章	小钟离猛观炼狱火 老教授痛赋菊花诗	(1351)

第七十章	郑双桥义正做贪官 莫教授悲默绝弟子	(1369)
第七十一章	将死人哀忆老婆婆 新亲家惊认二格格	(1383)
第七十二章	巫山云游逸他山石 病公子发作情公案	(1402)
第七十三章	洋教授演说美学史 小商贩宴请髦诗人	(1424)
第七十四章	三才子议政出宏论 两泼皮行骗作雅人	(1442)
第七十五章	甘诱惑夏娃尝禁果 恸黍离夫子焚藏书	(1461)
第七十六章	萧玉文倾心爱妻子 高星宇公然恋情人	(1480)
第七十七章	莫非姪了情浪天涯 杨换云遗恨落魔窟	(1499)
第七十八章	冯超然地狱知恶趣 莫教授官场解牛心	(1518)
第七十九章	金竹寺玉文悟轮回 奈何桥项老感飘零	(1538)
第八十章	项得羽殷勤作大媒 郭老六涕泪结亲戚	(1557)
第八十一章	双真儿不憾做畸零 一脉血原本是陌路	(1574)

第八十二章	同源出一路分两派 殊途归三世缔一缘	(1591)
第八十三章	煞费心机安洛蛮缠 满怀深情梅亭告别	(1610)
第八十四章	恤残疾莎仁归大漠 遭暗算邓庸走畏途	(1628)
第八十五章	老王秃泪眼看山河 蒋太阳铁心掳贪官	(1644)
第八十六章	项得羽收拾旧山河 萧颖山劝谕老战友	(1659)
第八十七章	马书文两番下苦功 项新刚一发回故里	(1674)
第八十八章	训儿女项老发大悲 念骨肉萧叔呕心血	(1689)
第八十九章	马书文还书酬知己 冯焕章访旧了全局	(1704)

第一章：睡朦胧萧颖山遇旧 醉酩酊项得羽提亲

我把冯焕章的悲剧放在开头写，不仅仅因为它是本书所有悲剧的前提，也不止于揭露阴谋政治。我的感慨是复杂的。我简直以为，由项得羽设计圈套，姚富仁推波助澜，由乔主席和史桂银充当走狗制造的这出丑剧，还算得上什么政治？！如果你还是一个有良知和廉耻的人，你不可以想象，姚富仁家摆酒，冯焕章喝醉了，乔主席把他安置到小学老师班万承家睡觉，冯焕章对人家年轻貌美的万承媳妇动了邪念，然后有所动作——这，是政治吗？

其实，这只能算是一种猥亵。

不必说今天改革开放的时代，就是在当年——那个其实是与人为难的、有点荒谬莫明的时代，男女之事，亦属平常。王秃老汉和姚富仁老婆既果仙就是老搭档。公社书记张叔卿就奸污过小木匠庞连柱的闺女。而范志清和刘海旺几乎是共夫一妻。这在庄户人看来，就像拉肚子或上火牙疼一样，无比正常。

问题是冯焕章这个人。

他不像张叔卿这类厚皮赖脸的农村干部，没什么精神指标，也不怕卑鄙无耻，人们讨厌他却熟悉他，有时果真能给人办点事，人家还不把他当外人看。

他又不是法力通天，足以杀人的大人物，人们虽然可能恨他，但根本地讲又怕他。

冯焕章是这么一种人：本领和权威都不大，却尤其正经，神圣，

严肃，认真起来让你想到自杀；用庄户人的话说，就是“不通”。项得羽早就看穿了这一点，只是碍于他是上边派来的工作队员，又是文化人，便一直保持着对他的近乎鄙弃的尊重，可他毫无悟性。他办了三件现在看起来极无聊也极愚蠢的事：一是派乔主席和史桂银抓萧颖山和张翠兰的奸。老萧是个右派，但是个资深厚道的老干部；张翠兰呢，是从河南逃荒出来的寡妇，还带个孩子。两人一起给农业社喂马，相互体贴，并无邪念，这是连张大士都坚信不疑的事。冯焕章却要找出个事来。他先是不断地给老革命萧颖山做思想工作，喝斥和教训张翠兰，让她廉正作风。然后的工作就有点不算光明正大：他委派乔主席和刘海旺成半夜地蹲在马圈里堵奸，其愚蠢其下作不在长舌妇之下。一是抓项得羽和范志礼的赌，却把得了伤寒卧炕不起的郭老六当作窝主逮起来，还捆了一绳。他这样做究竟是为什呢？而能够肯定的是，这是大寒人齿的事，不明而不慈。

冯焕章彻底劣败是在第三件事上。他的直接对手是项得羽，而项得羽正处在家境凄凉、心意惶急的情况下。姚鸣歧刚刚追查完他的“四不清”问题，他还军心未稳，刘海旺就得到上边的旨意打探和张扬起新刚妈的历史来，冯焕章的挑衅被项得羽视为乘机威逼。冯焕章究竟想干什么！冯焕章在找茬，在散发无名肿毒。冯焕章在毁灭他项得羽的家园——不要说新刚妈，就是项得羽本人也到了这样一种地步：连自己也不能欺骗了。冯焕章非要让他眼巴巴地看他自己和他的家室儿女的耻辱和悲惨；他已经一连丢失了两个儿子，他还能悲惨到哪里？

项得羽这一辈子绝不后悔他干的这唯一的一件他不屑于干的事。

冯焕章凶恶地带了刘海旺和乔主席，还有一群喽罗，来到项得羽的院子里，从西厢房前的花池里拔了三棵莴苣莲，以为证据，声言要报公安局，并且由他定性为吸毒罪。

项得羽根本没有把这当回事。项得羽见过。项得羽只是笑了

笑，略施小计，他就翻船。

当时姚富仁曾犹疑：冯焕章会不会应约来喝酒呢？这是其一；酒醉了以后又会不会施暴呢？这是其二；第三，冯焕章要是发现并且反咬一口怎么办？项得羽哼了一声，鄙弃地说：“他的一尘不染，是自家心底清楚——经不住个荤腥的小馋猫，哪能见得了个美人鱼！经不住引诱。他的授受不亲，是自个儿警戒自个儿，做出的强硬，骨子眼儿里是虚弱。他的三把火叫做引火燎鼻毛——找不见眉眼，说明他心中无数。他不按着老项的道道来那才叫怪呢！”然后项得羽吐掉一个水烟泡泡，说：“这号人就像那七月的瓜蛋——中看不中用。老婆找了他都倒霉。旧社会，这号人眠花卧柳，乐善好施，出尽洋相；新社会，换了头面，莫名其妙，中心无主，一味好上。总而言之，属于废物。这号人端起架子，高深莫测；放下架子，一钱不值。不信你等着。”果然不出所料，冯焕章下了水。

他这一下，引发了两件事：万承媳妇服了毒，新刚妈疯了。村里人一下子觉得塌了天。

回到开头的话，问题的关键在于冯焕章这个人。

冯焕章本来就是角色。他充任了他不配也不能充任的角色。他真有点儿贪天之功，好大之至。然而，村里的人们毕竟接受了这一角色。如果他不发生这件事，他可能真的成了神，至少能把夹鸡沟的人们统治得死死的；或者镀了金回城成了大人物，也未可知。可他偏偏出了事，而且出了大事。他很没出息地干出了一件与角色严重背离的事情，越出了他为大家、也是大家为他设定的游戏规则；他成了人们无法理解和不能接受的人物。他不是瞒天过海，而是在偷天换日！

开始，人们只是沉默。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是项得羽捣的鬼。世界上有三种捣鬼的人：一种是常常地捣，事事捣，捣来捣去，捣住了自己——人家都知道他是捣鬼的人。这类捣鬼，属于下也者，近乎可爱；一种是悄悄地捣，不常捣，偶一捣之，骇人听闻，捣鬼

者亦峥嵘一现，真相显然。这类捣鬼，属于大也者，虽属可鄙，亦有可观；一种是从来不捣，也宣布不捣，事实上也没有捣过，可人们常常能够凭直觉感觉到他在捣鬼，而且常常下意识地对他有所敬畏和提防。这类捣鬼，了无痕迹，却又捣势逼人，实属厉害，着实可怕。项得羽就应该属于第三种的了；虽然人们也表面上奉称他是光明的人，可大家其实怕他，知道他什么事都能做出来。那么冯焕章嫩鸡儿上他老公鸡的当，也在情理之中。

可是，春子一死，全村大哗。姚富仁指挥乔主席和刘海旺，还有史桂银、范志礼，像掐小鸡似地把冯焕章擒到大队部时，人们就有点动摇了：冯队长，怎么可以被这样地礼遇呢？等到史桂银把张叔卿叫来，张耀彪带着武装部的人把冯焕章往走一逮，人们就有点相信了，而且，人们从项得羽脸上看到了那种浅笑，就证实了这个不祥的事实。尤其是严长庚对冯焕章那种既愤怒又鄙弃的责骂和叹息，完全坐实了这个荒谬绝伦的真实——人们愤怒了，人们感到被愚弄、被褻渎和被出卖了；人们开始发泄，企图毁灭，大堤决口，不共戴天；就连郭老六这样树叶子落下来都怕打了脑袋的人都给他打了材料。冯焕章历史必然地进了监狱。跟着冯焕章，那个小村子、那个时代——一起走进一个暗无天日的深渊。所有悲剧都发生了……

重复这些悲剧是乏味的。我的故事就从这些悲剧开始结束的年月写起。可我始终悲悯人这东西。我想，冯焕章的悲剧与其说是“天”的悲剧，毋宁说是人的悲剧；而万承之悲就更有甚于此。他为什么要向自己亲爱的妻子打出那致命的一掌呢？他想打掉自己的耻辱吗？他想捍卫妻子的尊严吗？或者干脆是一种软弱者的自戕？

人，可怜到可鄙。

春子死了，万承也就等于死了；传染一般，村里一下子疯了几个人：郭老六、既果仙、新刚妈，但疯到最后的是新刚妈。这一现象没有更为有力的科学论证，村里人是解作春子的魂灵的报复；最有